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默

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喻愛欲品第三十二之二

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勑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匃求索沙門梵志不能得與其相見尒時長者欲思美食便勑其妻令作飯食教煞肥雞薑椒和調炙之令熟飲食飣餖即時已辦勑外閤門夫婦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過初不肯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呪願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富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曰汝為道士而無著恥室家坐食何為搪揬沙門荅曰御自愚癡不知慚著今我乞士何為慚著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相娛樂何故慚著沙門荅曰御煞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著反謂乞士何不

慚著於是沙門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常汲汲　雖獄有鈎鍱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餙　染著愛甚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覩欲為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而說
此語也道人荅曰梁上雞者是卿先
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
食此小兒者往昔作羅刹卿作賈客
大人乘舡入海每輙流墮羅刹國中
為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
為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
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
愛深固故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
不識宿命煞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
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
唯有道士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
慙著於是長者惕然毛竪如畏怖肰
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
宿命尋則懺悔謝佛便受五戒佛為
說法即得須陁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說法時有年少
比丘入城分衛見一年少女人端正無
法句喻經卷第四　第三張　獻
備

比心存色欲迷結不解遂便成病食
飲不下顏色憔悴委臥不起同學道
人往問訊之何所患苦年少比丘具
說其意欲壞道心從彼愛欲願不如
意愁結為病同學諫喻不入其耳便
强扶持將至佛所具以事狀啓白世
尊佛告年少比丘汝願易得耳 不足
愁結也吾當為汝方便解之且起食
飲比丘聞之坦然意喜氣結便通於
是世尊將此比丘幷與大衆入舍衛
城到好女舍好女巳死停屍三日室
家悲號不忍埋藏身體臭脹不淨流
出佛告比丘汝所貪惑好女人者今
巳如此万物無常變在呼吸愚者觀
外不見其惡纒綿罪網以為快樂於
是世尊即說偈言

見色心迷惑　不惟觀無常　愚以為美善
安知其非真　以婬樂自裹　譬如蠶作繭
智者能斷棄　不盻除衆苦　心念放逸者
見婬以為淨　恩愛意盛增　從是造牢獄
覺意滅婬者　常念欲不淨　從是出邪獄
能斷老死患

於是年少比丘見此女人死巳三日面

色腥爛其臭難近又聞世尊清誨之
偈悵然意悟自知迷謬為佛作礼叩
頭悔過佛授自歸將還祇洹沒命精
進得羅漢道所將大衆無央數人見
色欲之穢信無常之證貪愛望止亦
得道迹

昔佛在舍衛精舍為天人龍鬼說法
時世有大長者財富無數有一息男
年十二三父母命終其兒年小未知
生活理家之事泮散財物數年便盡
久後行乞由不自供其父有親友長
者大富無數一日見之問其委曲長
者愍念將歸經紀以女配之給與奴婢
車馬資財無數更作屋宅成立門戶
為人懶惰無有計挍不能生活坐散
財盡日更飢困長者以其女故更與
資財故復如前遂至貧乏長者數餉
用之無道念叵成就欲奪其婦更嫁
與人宗家共議女竊聞之還語其夫
我家群強勢能奪卿以卿不能生活
故卿當云何欲作何計也其夫聞婦
言慚愧自念是吾薄福生失覆蓋不
習家計生活之法今當失婦乞匃如

故恩愛已行貪欲情著今當生別情
豈可勝思惟反覆便興惡念將婦入
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
自刺害夫婦俱死奴婢驚走往告長
者長者大小驚来看視見其已然棺
殮遣送如國常法長者大小憂愁念
女不去須臾聞佛在世教化說法見
者歡喜忘憂除患將家大小往到佛
所為佛作礼却坐一面佛問長者為
所從来何以不樂憂愁之色長者白
言居門不德前嫁一女値遇愚夫不
能生活欲奪其婦便煞婦及身共死
如此遣送適還過覲世尊佛告長者
貪欲瞋恚世之常病愚癡無智患害
之門三界五道由此墮淵展轉生死
無央數劫受苦万端由尚不悔豈況
愚人能得識此貪欲之毒滅身滅族
害及衆生何況夫婦於是世尊即說
偈言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為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愛欲意為田　婬怨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伴少而貨多
商人怵惕懼　嗜欲賊害命　故慧不貪欲

尒時長者聞佛說偈欣然歡喜忘憂
除患即於座上一切大小及諸聽者
破二十億惡得須陁洹道
昔佛在舍衛精舍中為天龍鬼神帝
王臣民說法時有遊蕩子二人共為親
友常相追隨一體無異二人共議欲作
沙門即便相將來至佛所為佛作礼長
跪叉手白佛言願欲作沙門唯見聽許
佛便受之即作沙門佛令二人共止一
房二人共止但念世間恩愛榮樂更共
咨嗟情欲形體說其姿媚尊者不捨
念不止息不計無常汙露不淨以興
欝佛病生於內佛以慧眼知其想亂
走意於欲放心不住以是不度佛令
一人行便自化作一人入房閉之言吾
等所思意志不離可共往觀視其形體
知為何如但空想念疲勞無益二人
相隨至婬女村佛於村內化作一婬女
人共入其舍而告之曰吾等道人受
佛禁戒不犯身事意欲觀女人形容
當顧直如法於是化女即解瓔珞香
薰衣裳倮形而立臭處難近二人觀
之具見汙露化沙門即謂一人言女

人之好但有胭粉芬薰衆華沐浴塗
香著衆雜色衣裳以覆汙露强薰以
香欲以人觀辟如革囊盛屎有何可
貪於是化比丘即說偈言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心可則為欲　何必獨五欲
速可絕五欲　是乃為勇力　無欲無所畏
恬惔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為長出淵
佛說偈已現其光相比丘見之慙愧
悔過五體投地為佛作礼重為說法
欣然得解便得羅漢一人行還見伴
顏姿欣悅於常即問其伴獨何如斯
即如事說佛之大慈愍度如此蒙世
尊恩得免衆苦於是比丘重為說偈言
晝夜念著欲　意走不念休　見女欲汙露
想滅則無憂
其伴比丘聞此偈已便自思惟斷欲
滅想即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利養品第三十三
昔佛將諸弟子至俱曇弥國美音
精舍為諸天人神龍說法時彼國王名
曰優填有大夫人執行仁愛顯譽清
絜王珍其操每私恭敬聞佛來化嚴

為共出往至佛所為佛作礼却坐常
位佛為國王及夫人婇女說無常苦
空人所由生合會別離怨憎會苦由
福生天由惡入淵國王夫人歡欣信解
各受五戒為清信士女礼佛辭退還入
宮中 時有婆羅門名曰吉星生一好女
世間少比至年十六無能訶者懸金
千兩積九十日募索智者有能訶此
女為不端正者以金與之無敢應者
女以長大應當嫁處念當與誰若有
端正如我女者以女與之聽聞沙門
瞿曇釋迦之種姿容金色世所希有
當以此女往配與之即便將至佛所為
佛作礼白佛言我女好潔世間無雙年
大應嫁世無疋偶瞿曇端正可以為
雙故遠將來以配世尊佛告吉星卿女
端正是卿家好如我之好是諸佛好
我之所好其道不同卿自譽女端正
姝好辟如畫瓶中盛屎尿有何奇特
好為所在著眼耳鼻口身之大賊面
首端正身之大患破家滅族煞親害
子皆由女色吾為沙門一身獨立由
尚恐危況受禍哭殘賊之貨也卿自

將去吾不愛之於是梵志瞋恚便去
到優填王所讚女姿媚具白王言此
女應相當為王妃今以年大故送
與王王見歡喜即納受之拜為第二
左夫人即以印綬金銀珎寶賜與吉
星拜為輔相此女得叙每懷嫉妬嫉
盡遂王數譖大夫人如是非一王逆
辱曰卿等嫉媚言逆不避彼人操行可
貴而逆譖之此女心恚猶欲害之數
譖不已王頗惑之前後心謀伺其齋
時因勸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
王便普召勅令皆會大夫人持齋獨
不應命乃覆三呼執齋不移王怒隆
盛遣人捉出縛著殿前欲射煞之夫人
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王
後射輒還數箭亦尔時王大怖自解
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如此夫人
對曰唯事如来歸命三尊朝奉佛
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餝不近身必
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
不即出吉星女還其父母以大夫人
正理宮內王與大夫人後宮太子嚴駕
群臣往到佛所作禮却坐叉手聽法

法句譬經卷第四 第九張

王即白佛具以如事向佛陳之佛告
大王嫉盡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
八慧人所惡何謂為八一者嫉妬二
者妄瞋三者罵詈四者呪咀五者鎮
厭六者慳貪七者好飾八者含毒是
為八大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天雨七寶　欲猶無厭　樂少苦多　覺之為賢
雖有天欲　慧捨不貪　樂離恩愛　為佛弟子

佛告大王人行罪福各有本性所受
影報万倍不同若行六德持齋福多
諸佛所譽終生梵天福樂自然佛說
是時王及夫人婇女大臣一切心解
皆得道迹

法句譬喻經沙門品第三十四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為天龍鬼
神國王人民說法時有一年少比丘晨
旦著衣服拄杖持鉢至大村中分衛
時大道邊有官菜園外面種黍稷其
田外草中施張發箭若有虫獸盜賊
来者觸綱箭發中箭則死有一端正
年少女子獨守此園人欲往者遥喚
示道乃得入園不知道者必為發箭
所煞而此女子獨守悲歌其聲妓亮

聽者莫不頻車止馬迴旋躊躇而欲
趣之盤桓不去皆坐聲響時此比丘
分衛行還道聞歌聲側耳聽音五情
逸豫心迷意乱貪著不捨想是女人
必大端正思想欲見坐起言語僾旋
徃趣未到中間意志悅惚手失錫杖
肩失衣鉢殊不自覺佛以三達見此
比丘小復前行為箭所煞福應得道
為愚所迷欲盖所覆憐愍其愚欲度
脫之自化作白衣徃到其邊以偈呵
之曰
沙門何行如意不禁　步步著粘但隨思走
袈裟被肩為惡不損　行惡行者斯墮惡道
截流自持折心却欲　人不割欲一意猶走
為之為之必强自制　捨家而懈意猶復染
行懈緩者勞意不除　非淨梵行焉致大寶
不調難誡如風枯樹　自作為身曷不精進
說此偈已即自復形相好炳然光照
天地若有見者迷解乱止各得其
所比丘見佛心意燿開如冥覩明即
五體投地為佛作礼叩頭悔過懺悔
謝佛內解止觀即得羅漢隨佛還精
舍聽者無數皆得法眼

法句喻經卷第四　第十一張　秋

法句譬喻經梵志品第三十五
昔私訶牒國中有大山名私休遮他
山中有梵志五百餘人各達神通自
相謂曰吾等所得正是涅槃佛始出
世初建法鼓開甘露門此等梵志聞
而不就宿福應度佛往就之獨行無
侶到其路口坐一樹下三昧定意放
身光明照一山中狀如失火山中盡
燃梵志怖懼呪水滅之盡其神力不
能使滅怙而捨走從路出山遙見世
尊樹下坐禪辟如日出金山之側相
好炳然如月星中怙是何神就而觀
之佛命令坐問所從來梵志對曰止
此山中修道來久旦欻火起燒山樹
木怖而走出佛告梵志此是福火不
傷損人欲滅卿等癡結之垢梵志師
徒顧相謂曰是何道士也九十六種未
曾有此師曰曾聞白淨王子名曰悉
達不樂聖位出家求佛將無是也徒
等啓師可共問佛梵志所行事為如
法不也師徒之等共起白佛梵志經
法名四無号天文地理王者治國領
民之法并九十六種道術所應行法

俻

此經為是涅槃法不顧佛辭說開化
未聞佛告梵志善聽思之吾從宿命
無數劫來常行此經亦得五通移山
住流更歷生死不可計數旣不得涅槃
亦復不聞有得道者如汝等行非名
梵志於是世尊以偈報曰

截流如渡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是謂梵志
以無二法　清淨渡淵　諸欲結解　是謂梵志
非蔟結髮　名為梵志　誠行法行　清白則賢
飾髮無慧　草衣何施　內不離著　外捨何益
去婬怒癡　憍慢諸惡　如虵脫皮　是謂梵志
斷絕世事　口無麤言　八道審諦　是謂梵志
已斷恩愛　離家無欲　愛著已盡　是謂梵志
離人聚處　不墮天聚　諸聚不歸　是為梵志
自識宿命　本所更来　生死得盡　叡通道玄
明如能默　是謂梵志

佛說偈已告諸梵志汝等所修自謂
已達涅槃如少水魚豈有長樂合本
無者也梵志聞經五情內發喜悅長
跪白佛願為弟子頭髮自墮即作沙
門本行清淨因而得道為阿羅漢天
龍鬼神皆得道迹

法句譬喻經泥洹品第三十六

昔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時與諸比

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摩竭國王号
名阿闍世所領五百國各有姓名近有
一國名曰越祇不順王命欲往伐之
即召群臣講宣議曰越祇國人富樂
熾盛多出珎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
兵往伐之不國有賢公承相名曰
雨捨對曰唯然王告雨捨佛去是不
遠聖喆三達靡事不貫汝持吾聲往
至佛所如卿意智委悉問之欲往伐
彼寧得勝不承相受教即嚴車馬往
至精舍前到佛所頭面著地為佛作礼
佛命令坐公即就坐佛問國承相從
何所來公言王使臣来稽首佛足問
訊起居飲食如常佛即問公王及國
土人民臣下皆自平安不公言國主
及民皆蒙佛恩
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
之於佛聖意為可得勝不佛告承相
是越祇國人民奉行七法不可勝之
王可諦思勿妄舉動公即問佛何等
七法佛言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
正法修福自守以此為常是謂為一
越祇國人君臣常和所任忠良教諫

法句喩經卷第四　第十四張　獸

備

承用不相違戾是謂為二越祇國人
奉法相率無取無捨不敢犯過上下
循常是謂為三越祇國人礼化謹敬
男女有別長幼相承不失儀法是謂
為四越祇國人孝養父母遜悌師長
受誡教誨以為國則是謂為五越祇
國人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
民農不廢是謂為六越祇國人尊道
敬德國有沙門得道應真方遠来者
供養衣被牀卧醫藥是謂為七夫為
國主行此七法難可得危極天下兵
共往攻之不能得勝佛告承相若使
越祇國人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盡
持如是七法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利勝不足恃　雖勝猶復苦　當自求勝法
已勝無所生

雨捨承相聞佛說偈即得道迹時會大
小皆得須陁洹道公即從坐起白佛
言國事煩多欲還請辭佛言可宜知
是時即從坐起礼佛而去還至具事
白王即止不攻持佛嚴教以化國內
越祇國人即来順命上下相奉國遂
興隆

法句譬喻經生死品第三十七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為天人國王大臣廣說妙法有一梵志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婦未滿七日夫婦相敬言語相順婦語其夫欲至後園中看戲為得尒不上春三月夫婦相將至後園中有一㮈樹高大華好婦欲得華無人與取夫知婦意欲得㮈華即便上樹正取一華復欲得一展轉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地傷中即死居家大小奔波跳走往趣兒所呼天傷哭斷絕復甦中外宗族来者無數皆甚悲痛聞者莫不傷心見者莫不痛哀父母妻息怨各天地謂為不護棺殮衣被如法遣送還家啼泣不能自止於是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礼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万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兒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菓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備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婬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假令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愛癡久長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釁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者世稱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墮地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無數劫中所在相遭共會受罪其三人者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此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命終來下為長者作子墮樹命絕即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作子即以生日化生金翅鳥王取而食之

今日三處懊惱涕哭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者報以涕哭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五處　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欲使長者意解即以道力
視其宿命皆見天上龍中之事長者
意解欣然即起長跪叉手白佛言願
及大小為佛弟子奉受五戒為優婆
塞佛即授戒重為說法無常之義大
小歡欣皆得須陁洹道
法句譬喻經道利品第二十八
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
太子以為愁憂佛來入國便出覲尊聽
經歡欣即受五戒一心奉敬唯願有
子晝夜精進三時不懈有一給使其
年十一常為王使忠信奉法不失威
儀謙卑忍辱精進一心學誦經偈知
時先起已辦香火數年之中精進如
是不以為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
神來還為王作子乳餔長大至年十
五立為太子父王命終襲代為王憍
慢自恣婬泆欲樂晝夜躭荒不理國
事自傺廢朝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
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王聞佛

来如先王法大衆奉迎稽首于地却
坐王位佛告王曰國土人民群僚百官悉
自如常不王曰為人年幼未能綏化
皆蒙聖恩國土無他佛告王曰王今
自知本所從来作何功德得此王位王
曰不審頑愚不達不知先世所從来
也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為國王何
等為五一者布施得為國王万民奉
獻宮觀殿堂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
廟供養三尊牀榻幃帳以是為王在
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礼敬三
尊及諸長德以是為王一切万民莫
不為之作礼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
意無惡以是為王一切見者莫不歡
欣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為王决
斷國事莫不奉用行此五事世世為
王於是世尊以偈頌曰
人知奉其上　君父師道士　信戒施聞慧
終吉所生安　宿命有福慶　生世為人尊
以道安天下　奉法莫不從　王為臣民主
常以慈愛下　身率以法戒　示之以休咎
處安不忘危　慮明福轉厚　福德之反報
不問尊以卑
佛告王曰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奉佛

以信奉法以淨奉僧以敬奉親以孝
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
苦體祠不懈惓是福追身得為王子
補王之榮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為
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為五事一者領
理万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
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
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
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
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
衆纒不舉民困則思乱士勞則勢不
舉無福鬼神不助自用失大理忠臣
不敢諫心遂國不理臣蔑民則悲若
如是者身失令名後則無福於是世
尊重說偈言
夫為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調心勝諸惡
如是為法王　見正能施惠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偈已是時王大歡喜起住佛前
五體投地懺悔謝佛即受五戒佛重
說法得須陁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為諸天人
國王大臣四輩弟子說無上大法時

舍衛國南有深山其中常出野象象
有三色白青黑者國王欲得好名鬪
大象輒遣人往捕取将来付調象師
三年之中便可乘騎亦可令鬪時有
一神象龍之所生身白如雪尾赤如
丹兩牙如金色獵師見此非常好象
還白國王有此大象其形如是宜大
王乘王即募捕象師三十餘人遣令
捕此象人衆往到象所張羅欲捕象
而此神象知諸人意即便来前而噴
羅中衆人皆来而欲捕之象便瞋恚
踶蹹蹴之近者即死遠者得走象
逐不置時山脇有諸年少道人多力
勇健山中學道大久未得定意遥見
此象追逐煞人道人憐愍人故自恃勇
健欲往救之佛已遥見恐此比丘為
神象所煞佛即到邊放大光明象見佛
光怒止恚解不復追逐煞人比丘見
佛迎為作礼佛為比丘即說偈言

勿妄嬈神象　以招苦痛患　惡意為自煞
終不至善方

比丘聞偈即便稽首懺悔謝過內自
篤責深惟為非即於佛前逮得應真

備

時捕爲人卽皆還穌走者尋還皆得
道迹
昔佛在羅閱祇者闍崛山中時國王
瓶沙有一大臣犯事免退從者南山
中去國千里外由来無人不熟五穀
大臣到中泉水流溢五穀大熟四方
諸國有飢寒者皆来至此山中數年
之中便有三四千家来者給與田地
令得生活其中三老諸長宿年共議
國之無君猶身之無首相將至大臣
所舉大臣爲國王大臣荅長老曰若
以我爲王者當如諸國王之法左右
大臣文武將士上下朝直婇女閣宮
祖稅繫帛當如民法諸國老曰唯然
奉命一隨王法卽立爲王處置群臣
文武上下發調人民築城作舍宮殿
樓觀民被苦毒不復堪諧皆發想念欲
誅畐王諸姧臣輩將王出獵去城三
四十里於曠野澤中牽王欲煞王問
左右何緣煞我荅曰民慕豊樂奉王
以礼民困思乱破家畐國王告之言
卿等自爲非我本造狂煞我者神祇
知之聽我發一願死不有恨卽願曰

我本開荒出穀養民来者皆活富樂
無極自共舉我立為國王依按諸國
自共作此今反煞我我實無惡於此
人民若我死者願作羅刹還入故身
中當報此怨於是絞煞棄屍而去三
日之後王神即作羅刹還入故身中
自名阿羅婆即起入宮絞煞新王并及
後宮婇女左右姧臣即皆煞之羅刹
瞋恚出宮盡欲煞人國中三老草索
自縛来向羅刹自首此是姧臣所為
非是細民所可能知乞匃原恕願還
治國曰我是羅刹何與人等共從事
也食飲當得人宍羅刹急性忩不思
難三老曰國是王許故當如前食飲
所須當相差次國老共出宣令人民
皆共探籌以此為次家出一小兒生
用作食食羅刹王三四千家正有一
户為佛弟子居門精進五戒不犯隨
民探籌得第一籌有一小兒當充
食鬼王賢者大小懊惱啼哭還向崛
山為佛作礼悔過自責佛以道眼見
其辛苦便自說言因是小兒當度無
數人便獨飛往至羅刹門現變光相

法句喻經卷第四　第二十二張　畝　僧

照其宮内羅刹見光疑是異人即出
見佛便起毒心欲前噏佛光刺其目
揺山吐火皆化為塵至久疲頓然後
降化請佛入坐頭面作礼佛為說經
一心聽法即受五戒為優婆塞里吏
催食奪兒將来室家啼哭隨道而来
觀者無數為之悲哀吏抱兒擲食者
羅刹前羅刹即持與小兒擲食至佛
前長跪白佛言國人相老次以小兒
為食我今受佛五戒不復得食此小
兒請以小兒布施佛為佛作給使佛
為受之即說呪願羅刹歡喜得須陁
洹道佛以小兒著鉢中擲出宮門還
其父母而告之曰快養小兒勿復愁
憂衆人見佛莫不驚愕恠是何神與
見何福而獨救之羅刹所食奪還父
母於是世尊在於大衆中央而說偈言

戒德可恃怙　福報常隨已　見法為人長
終遠三惡道　戒愼除苦畏　福德三界尊
鬼龍邪毒害　不犯有戒人

佛說偈已無央數人見佛光像乃知
至尊三界無比便皆歸化為佛弟子
聞偈歡欣皆得道迹

昔佛在波羅柰國鹿野場上爲天人
龍鬼國王臣民不可計衆而爲說法
時大國王太子將從小國王世子五
百餘人往到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
面而聽法諸太子等即白佛言佛道
清妙玄遠難及自古以來頗有國王
太子大臣長者之子捨國吏民恩愛榮
樂行作沙門者不佛告諸太子世間
國土榮樂恩愛如幻如化如夢如響卒
來卒去不可常保又國王太子以三事
故不能得道何謂三事一者憍恣不念
學問佛經妙義以濟神本二者貪取
不念布施下貧困厄群臣將士所有
財寶不與民共以修財本三者不能遠
離色欲愛樂之事捨棄牢獄憂煩之
惱行作沙門滅衆苦難以修身本是
以菩薩所生爲王除此三事自致得佛
又有三事何謂爲三一者少壯學問領
理國土率化民庶使行十善二者中
以財施貧窮孤寡群臣將士與民同
歡三者每計無常命不久留宜當出
家行作沙門斷苦因緣勿更生死三事
不施獨無所得於是世尊而自陳曰

法句喩經卷第 [illegible] 備

昔我前世作轉輪聖王名曰南王皇
帝七寶導從宮觀浴池行宮戲園
及羣臣太子夫人婇女象馬厨宰各
八万四千有子千人勇猛精銳一人當
千飛行虛空周遊四方自在所爲無
當前者其壽八万四千歲以法治政
不枉人民尒時聖王欻自念言人命
短促無常難保但當作福以求道真
念常布施世間人民所有財物與民
共之已種福德唯當出家行作沙門
斷絶貪欲乃得滅苦王即勑梳頭人
若見頭髮白便當啓我至久數萬歲梳
頭人啓言白髮已生勑令拔之擧着案
上王見白髮涕泣命曰第一使者忽
然復至今頭已白宜當出家行作沙
門求自然道拳髮掌中自說偈言
今我上體首　白生爲被盜　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即召羣臣立太子爲王行作沙門入
山修道畢人之壽即生第二天上爲
天帝釋太子於後領理天下亦如大
王復勑梳頭人若見白髮便當啓我
至久復啓白髮已生勑令拔之拳着
掌中而說偈言

今我上體首　白生為被盜　已有天使召
時正宜出家
復召群臣立太子為王即行作沙門
入山修道畢人之壽復生天上為
天帝釋前天帝釋畢天之壽下生
世間為聖王作太子此三聖主更為
父子上為天帝下為聖主中為太子
各各三十六反數千万歲終而復始
行此三事自致得佛尒時父者今我
身是也太子者舍利弗是也王孫
者阿難是也更相從生展轉為王以
化天下是以特尊三界无比佛說是
時國王太子并諸太子皆大歡喜受
佛五戒為優婆塞得須陀洹道

法句譬喻經吉祥品第三十九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為天人
龍鬼轉三乘法輪時山南恒水岸邊
有尼揵梵志先出耆舊博達多知
德向五通明識古今所養門徒有五
百人教化指授皆悉通達天文地理
星宿人情無不瞻察觀略內外吉凶
禍福豊儉出没皆包知之梵志弟子
先佛所行應當得道欻自相將至水岸
邊屏坐論語自共相問世間諸國人

備

民所行以何等事為世吉祥徒等不
了往到師所為師作禮叉手白言弟
子等學久所學已達不聞諸國以何
為吉祥屋揵告曰善哉問也閻浮利
地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小國諸國
各有吉祥或金或銀水精琉璃明月
神珠象馬車輿玉女珊瑚珂貝妓樂
鳳凰孔雀或以日月星辰寶瓶四華
梵志道士此是諸國之所好喜吉祥
瑞應若當見是稱善無量此是瑞應
國之吉祥諸弟子曰寧可更有殊特
吉祥於身有益終生天上屋揵荅曰
先師以来未有過此書籍不載諸弟
子曰近聞釋種出家為道端坐六年
降魔得佛三達無礙試共往問所知
博採何如大師師徒弟子五百餘人
經涉山路往到佛所為佛作禮坐梵
志位叉手長跪白佛世尊曰諸國吉
祥所好如此不審更有勝是者不佛
告梵志如卿所論世間之事順則吉
祥反則凶禍不能令人濟神度苦如
我所聞吉祥之法行者得福永離三
界自致泥洹於是世尊而作頌曰

佛尊過諸天　如來常現義　有梵志道士
來問何吉祥　於是佛愍傷　為說真有要
已信樂正法　是為最吉祥　亦不從天人
希望求僥倖　亦不禱神祠　是為最吉祥
友賢擇善居　常先為福德　勑身承貞正
是為最吉祥　去惡從就善　避酒知自節
不婬于女色　是為最吉祥　多聞如戒行
法律精進學　脩已無所爭　是為最吉祥
居孝事父母　治家養妻子　不為空之行
是為最吉祥　不慢不自大　知足念反覆
以時誦習經　是為最吉祥　所聞常欲忍
樂欲見沙門　每講輙聽受　是為最吉祥
持齋修梵行　常欲見賢明　依附明智者
是為最吉祥　已信有道德　正意向無疑
欲脫三惡道　是為最吉祥　等心行布施
奉諸得道者　亦敬諸天人　是為最吉祥
常欲離貪婬　愚癡瞋恚意　能習成道見
是為最吉祥　若以棄非務　能勤修道用
常事於可事　是為最吉祥　一切為天下
建立大慈意　修人安衆生　是為最吉祥
智者居世間　常習吉祥行　自致成慧見
是為最吉祥
梵志師徒聞佛說偈欣然意解甚大歡

喜前白佛言甚妙世尊世所希有由
来迷惑未及闚明唯願世尊矜愍濟
度願身自歸佛法三尊得作沙門冀
在下行佛言大善善來比丘即成沙
門內思安般逮得應真聽者無數皆
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